

政策简报

策@萨塞克斯 | 2020年4月



简报一：欧亚地区的商贸网络、组织和节点城市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by Tang Man

绪论

阿富汗人是中国义乌最受关注的外商群体之一，在义乌有着重要的地位。义乌市有近200家阿富汗人注册的贸易公司，常住的阿富汗人口约3000人，他们对义乌的城市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他们大部分从事商贸活动，往来于中国与阿富汗、欧亚大陆地区、阿拉伯半岛、欧洲、美国 and 澳大利亚等地区之间。除了沟通中国和欧亚地区的商品和资本流动，他们还会搭建联系平台，为阿富汗商人提供信息和建议，比如有关中国的高等教育机会等信息。他们还协助中国商人去往阿富汗、乌克兰、沙特阿拉伯等地考察当地的经济，因为阿富汗人与这些地方都有生意往来。

研究背景

在义乌的阿富汗商人主要来自欧亚地区，他们来到中国并不只是出于战争避难，而是由于他们从事与义乌相关的国际商贸活动已有30余年。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富汗商人是贸易网络的建造者，这些贸易网络也证明了他们有能力在不同的区域环境进行颇有成效的商贸经营，特别是他们有能力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来共享商业信息、互通商人信誉。这样的能力有助于理解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多个区域环境进行小商品贸易并取得集体成就的原因。

目前，影响阿富汗商贸网络的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是关于外商及其家人在中国的居留安排问题。义乌的阿富汗商人普遍认为，义乌是他们贸易活动中一个暂时性的节点城市。因此，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基于对家族和商业的长远利益的考虑，他们开始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寻找投资机会。

作者

Magnus Marsden 教授
萨塞克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主要研究结果

- 阿富汗商人作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堪称“流动的社会”的典范。他们流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之间，不论是民间层面还是政府层面，都是促进沟通和互动的重要载体。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着细致入微的认知，这些认知常常比官方外交圈内通行的常识更为丰富多面。
- 流动的社会是储存技能的宝库，这些技能贯穿了多个政策领域，包括经济、社区关系以及非正式外交或日常外交的政策领域。非正式外交或日常外交是指“通过非国家主体之间的互动所进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
- 正式的结构和体制对流动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有助于协调国家与网络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流动和流散环境下，正式的结构和体制还有助于建立起维持集体认同和伦理规范的基础。
- 信任是一种复杂的人类情感，它产生于日常的社会交往、实践和互动。流动社区和网络只有在法律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些法律环境包括制定有关外商长期居留的条款，为外商维持家庭生活、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便利的制度环境。

阿富汗人对义乌发展的贡献也是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据一些年龄在四五十岁的常住义乌从事商贸的阿富汗人说，他们见证了义乌如何从一个小市场城镇发展为一个全球贸易枢纽。他们还常说，这样的发展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阿富汗商人以及其他外商群体在义乌的辛苦工作和投资。过去三十年以来，许多阿富汗商人在义乌长大、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义乌的个人经历和集体生活轨迹都与义乌的发展交织在一起。

义乌的阿富汗社区的蓬勃发展也是阿富汗国内公共讨论的话题。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指出，有4000名阿富汗商人在中国居住，从事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往来。最近几年，阿富汗总统及其他阿富汗高层官员来中国正式访问时都与义乌的阿富汗商人进行了会谈。阿富汗国内媒体也重点报道了一些在义乌的杰出的阿富汗商人。从这些方面来看，阿富汗商人及其商贸网络在中国和阿富汗之间搭建了一个重要的界面。本简报主要分析义乌在阿富汗跨国商贸网络中所发挥的节点作用，并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 **阿富汗贸易网络**：多节点和多线条的贸易网络
2. **信任的重要性**：阿富汗商人与义乌的关系
3. **义乌—多模式贸易网络中的一个主要节点**：义乌与阿富汗贸易网络中其他节点城市的关系

义乌是阿富汗商贸活动的重要节点城市之一。尽管过去二十年以来义乌对阿富汗商贸活动的重要性显著增长，但是，对阿富汗人来说，义乌作为商贸节点的地位也有一些不稳定的迹象。

本简报将从阿富汗人的视角呈现这些不稳定因素，并在结尾部分解释两个问题，即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为什么需要解决这些不稳定因素，以及如何解决。

1. 阿富汗贸易网络：多节点和多线条的贸易网络

过去四十年以来，阿富汗人活跃于前苏联多个地区的贸易活动，把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前苏联地区销售。近二十年以来，他们的活动范围由前苏联地区扩大到了西欧市场。

关于远距离贸易的历史学研究总结了两种显著的贸易网络类型：单中心贸易网络和多中心贸易网络。在单中心贸易网络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枢纽中心从总体上决定了该网络的身份和经济活力。相比之下，多节点多中心的贸易网络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枢纽中心，它以多个中心为节点进行运作，从整体上来看，每个节点都有其重要性。



timsimages.uk / Shutterstock.com

从事欧亚地区远距离贸易的阿富汗商人利用多个贸易节点城市来组织商业活动。一些节点城市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比如义乌、莫斯科和奥德萨。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这片贸易网络中没有哪一个节点城市的地位比其他节点城市更重要。相比打造一个占主导的贸易节点，阿富汗人强调的是维持多样化贸易环境的重要性。这有利于他们扩展新的贸易市场，帮助他们随着贸易环境和贸易法规的改变而作出相应的跨区域流动。



Juan Alberto Casado / Shutterstock.com

尽管亲属关系、族群纽带等因素塑造了阿富汗人之间的商业关系，但是总体来说，阿富汗商人更注重与处于他们贸易网络之外的人建立联系的能力。这些联系的建立有多种方式，包括婚姻、商业合作、劳动关系以及在不同社会环境发展友谊。针对阿富汗在全球叙事中被描述为冲突和恐怖主义温床这一偏见，很多阿富汗商人选择通过建立这些外部联系，把自己呈现为拥有更为正面形象的“世界主义者”。

¹ Marsden, Magnus. 2016. *Trading Worlds: Afghan Merchants across Modern Frontiers*, Hurst and Co: London.

² David Sebouh Aslanian, 2014.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editerranea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s of Armenian Merchants from New Julf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15.

2. 信任的重要性：阿富汗商人与义乌的关系

信任在贸易网络的有效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阿富汗商人建立了一些组织，便于共享信息，并从中了解一些商人的信誉程度。这些组织从正式的到非正式的，程度不一。正式的组织包括市场、社区、协会、清真寺和福利组织。福利组织是由一些商人群体成立，旨在为一些困难时期的阿富汗商人提供信贷服务。非正式组织也同样重要，尤其是餐厅和咖啡馆。在这些场合，商人们会互相交流一些关于商业机会、交易成本、和贸易网络中其他商人的行为等隐秘细节。这样的信息共享对空间的保密性要求很高，所以这些餐厅和咖啡馆的老板通常都是在整个贸易网络中享有信誉的权威人士。

尽管有了这些组织及其带来的信息流通，很多阿富汗商人仍然表示，贸易网络内部的信任程度并不高。他们常常抱怨被阿富汗同胞欺骗。例如，一位阿富汗运输公司的老板就有可能把一位商人的活动信息透露给这位商人的竞争者。同样地，一位商人的商业合作伙伴兼朋友可能会以低于他们事先协商好的市场价将货物出售。考虑到这些经验，很多阿富汗商人表示，比起雇佣阿富汗同胞，他们更愿意雇佣那些在义乌的处于贸易网络之外的人。

信任和不信任同时存在，遍及阿富汗贸易网络的社会关系中。信任关系的破裂确实是这些商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惨痛经历。但是对他们来说，信任的破裂并不只是社区生活的一个负面问题，也不是对商业成功的阻碍。相反，对他人适度的不信任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能力，一种使他们能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核心能力。对他们来说，小心谨慎 (kam gap)、保守自己的秘密 (gapwaardaar)、知道哪些人能说话哪些人不能说话，都是相当重要的技巧。



3. 义乌—多模式贸易网络中的主要节点： 义乌与阿富汗贸易网络中其他节点城市的关系

如果说欧亚地区的阿富汗贸易网络中有一个节点城市比其他都重要，那这一定是义乌。在前苏联地区经商的阿富汗商人大约有1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或是直接从义乌采购货物，或是从阿富汗中间商或其他民族的中间商手中间接地购买义乌商品。在阿拉伯半岛经商的10万阿富汗商人也是同样的情况。西欧的阿富汗商人活跃在伦敦、汉堡、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批发市场上，通常向具有阿富汗背景的零售商批发货物。

义乌市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定的政策吸引了国际贸易商前来义乌。对义乌的阿富汗商人来说，最重要的政策是有关两年商务签或工作签的条款，以及一套简化的税收制度。同时，由于汇率转换代理人有能力在义乌与阿富汗等通行不同货币的地区轻松转账，这也有助于义乌的阿富汗贸易公司为阿富汗客户以及从世界各地前来义乌的客户提供赊账。阿富汗商人称，这些优惠政策意味着，在制度设施等方面，中国境内及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城市都难以和作为国际贸易枢纽的义乌相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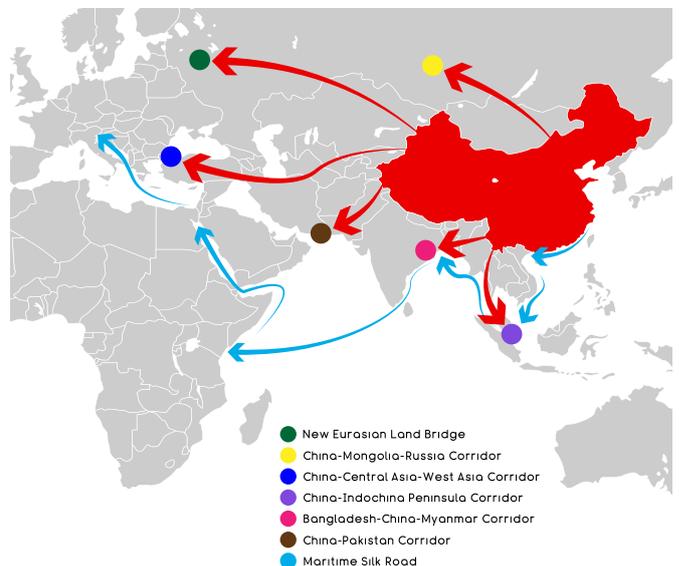
义乌的阿富汗商人常常谈到，义乌这座城市是如何成为他们集体商业活动的主要的基础设施枢纽的。鉴于他们很注重贸易活动范围的地理多样性，自2013年1月以来，阿富汗商人越来越频繁地向我提起，他们已经在寻找抵消由于贸易网络逐渐转向单一中心所带来的风险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采购货物（尤其是越南、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尽管如此，多数阿富汗商人也表示，在贸易设施的完善程度及便利程度等方面，还没有任何城市能够与义乌竞争。

但是，阿富汗商人也意识到，如果说义乌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基础设施枢纽城市，那么它在促进阿富汗贸易网络的社会文化再生产方面仍然作用有限。为了持续发展，一些分散的贸易网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开展商业活动的节点城市，还需要一个能提供丰富社会文化功能的节点城市，以方便这些商人在当地养育家庭、创建分享文化和道德情感的空间、保持他们一贯的身份认同和立场。

相较于阿富汗商人从事贸易活动的其他欧亚城市，义乌的社会文化再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例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一些前苏联城市，都有一些阿富汗人社区，虽然规模小但很有活力，他们大部分人都从事中国商品的贸易。这些社区如今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当地环境，但他们仍然积极参与与阿富汗人举行的集体活动。对阿富汗人来说，莫斯科和奥德萨既是商业中心也是情感中心。莫斯科和奥德萨都是从更早期的前苏联和阿富汗的外交关系中兴起的城市。如今的阿富汗商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曾经是政府官员，也是20世纪80年代在这些前苏联城市留学的学生。还有很多阿富汗人娶了当地人为妻，拿到当地国籍和护照，也由此驻扎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和城市。阿富汗人在这些城市建立起一系列文化组织或离散移民协会，组织音乐、诗歌表演等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有利于塑造和维持阿富汗人的集体认同，还展现了他们的行政组织能力，进而搭建起他们与阿富汗官员以及当地国家官员的关系，同时还有助于阿富汗商人通过向协会捐款来展现自己商业成就。

义乌的阿富汗和其他外商已经意识到，尽管义乌凭借着贸易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在他们的贸易网络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但是从他们当下面临的一些现实挑战来看，义乌同时也是一个暂时性的节点城市。这些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总体来看，外商无法获得中国国籍或长期居留许可。
- 一些年纪大的外商甚至很难拿到中国商务签证和居留许可。
- 像音乐表演和诗歌聚会等阿富汗文化活动在义乌基本上没有开展。
- 尽管阿富汗商人在义乌成立了自己的商会和工会，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在阿富汗社区传播文化知识的社区协会。
- 很多人都知道，外商要在义乌给子女找到合适的学校非常困难。因此，很多商人更愿意把家人留在阿富汗或者安排家人住在另一些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选择土耳其的也越来越多。





因此，阿富汗商人从未因为这座城市处于他们贸易网络的节点位置而感到自满或掉以轻心。很多阿富汗商人担忧，因为电子商务的兴起，加上现代贸易形式比传统形式更受青睐，他们将很难在这座城市继续进行商贸活动。这也导致一些外商不愿在义乌投资。而他们在其他国家经商的大量经验也确实表明，一旦政策发生变化，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我认识一位将近30岁的商人，他在义乌有一家贸易公司，经营从义乌到迪拜、沙特、阿富汗和白俄罗斯的货运，据他称，“阿富汗商人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在一个国家投资后，结果却发现政策法规变了，或者他们被随意地驱逐出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在这里进行大额投资的原因，他们不会犯同一个错误。”

结论

针对作为阿富汗商贸网络重要枢纽的义乌所出现的变化，阿富汗商人已经做好相应的准备进行调整和适应。

- 过去20年以来他们已经广泛开展了多种贸易活动
- 他们与义乌官方建立了各式各样的沟通渠道
- 他们的商业活动覆盖了分散在各地的贸易网络，这些网络多由家族成员和商业伙伴组成



跨国贸易网络的深层次意义

策建议

- 中国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决策者，以及其他商业节点城市中服务于全球化经济的决策者，都有能力为外商群体的未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 流动社会是促进沟通的重要载体，而政策支持能有效促进他们在当地的融合。
- 要使流动社区和网络发挥作用，促进法律环境的完善十分重要，需要制定有关外商长期居留的条款，为外商维持家庭生活、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便利的制度环境。
- 对决策者来说，商人在不同社会通过贸易实践建立起来的非正式外交不应被视为一种对正式外交关系的竞争，而是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非正式外交或日常外交是指“通过非国家主体之间的互动所进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
- 正式与非正式机构的设立和维持能促进知识交流和社会交往，因此，需要鼓励执行有关这些正式与非正式机构的政策
- 要满足商人的社会生活需求、维持贸易网络的稳定发展，最好的办法是让商人自己作为行动主体来构建组织，即使这些组织在外人或决策者看来可能显得无足轻重。

联系方式

Magnus Marsden 教授
萨塞克斯大学全球研究院
邮箱: m.marsden@sussex.ac.uk

更多信息和资源

更多关于TRODITIES项目和萨塞克斯亚洲研究中心的信息，参见：

<http://www.sussex.ac.uk/global/research/researchprojects/yiwu>

资助基金

本研究由欧洲研究理事会“地平线2020” (H2020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资助 (项目号669 132 - TRODITIES, Yiwu Trust, Global Trade).